

# 还魂草

李培荣 著



中国工人出版社

# 还魂草

李培荣 著

中国工人出版社  
北京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还魂草/李培荣著. —北京: 中国工人出版社,  
2004. 10  
ISBN 7-5008-3417-9

I. 还… II. 李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4) 第 106965 号

---

出版发行: 中国工人出版社  
地 址: 北京鼓楼外大街 45 号  
邮 编: 100011  
电 话: (010) 62350006 (总编室) 62005038 (传真)  
发行热线: (010) 62005049 62005042  
网 址: <http://www.wp-china.com>  
经 销: 新华书店  
印 刷: 北京北邮印刷有限公司  
版 次: 2004 年 10 月第 1 版 2004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 
开 本: 850 毫米×1168 毫米 1/32  
印 张: 12.5  
字 数: 260 千字  
印 数: 001—2000 册  
定 价: 27.00 元  
书 号: ISBN 7-5008-3417-9/I·1031

---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
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# 1

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一个春天。

京都 C 大学搞机构改革，对干部进行“民意测验”。好事者、“对组织负责者”没有忘记吴辰的风流“劣迹”。结果是“往事重提”，吴辰被“拉下马”，从党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岗位上下岗；结果是那些“表演者”个人得到某种满足，盛夸领导英明。吴辰对此结果却百思不得其解。

那个没有吴辰大名的任命单子下达后，吴辰深居简出，路上遇有熟人就回避。有人问：你调动工作了，到哪里？你的岗位定了没有？他则无可奉告，尽量缩短对话时间，好像热锅上的蚂蚁那样，很不是滋味。

吴辰是紧张惯了的人，昔日羡慕“一杯茶一枝烟，一张报纸看半天”的干部有福气。如今他真的下岗待业闲居着，反而消受不了这种“清福”。

听韩丽萍说，老杜背后对自己散布流言飞语。唉，他这人的嫉妒心太盛，喜玩膏火自煎。她又说：“那次你把魏斯得罪了。他是个惹不起的人。”是呀，他是“民间活动家”，消息灵通人士，制造舆论，矛头向上，“代表”群众向领导提出这样那样的“尖锐”难题，是他的专业，有那个“敏感材料”，他会放过？凭三寸不烂之舌，便可探囊取物似的将人整倒！……这，想到哪儿去了，提意见是人家的权利，何必计较？何必入海算沙，自寻烦

恼！自己问心无愧，应泰然处之。吴辰听到从别的屋里传来的轻快乐曲，四只小天鹅在翩翩起舞，更添烦扰。这天上午，他在宿舍看书，心绪不定，于是出门向校园走去。

绿地整修过了。绿莹莹的草坪边，装上玉兰花款式的铁栏杆，涂了白绿两色，很是和谐。在吴辰眼里，白色代表清白，绿色代表通行，两者的结合才是般配的，可是自己身上的白色，遭到绿色的拒绝。

他看到临时工小张手持大扫帚，低头没精打采地扫着马路。

小张是外地来的打工妹，白天搞卫生，夜间到水房值班。他常在晚上加班去打水，所以相识。

她见到他，就委屈地叙述起昨晚的遭遇：同屋新住着一位老太太，脾气很坏。小张值完班回宿舍，见房里黑，进门开亮灯，哪知倏地从床上起来个老太太，重重地打她一记耳光，并恶狠狠地说：“我怕光你知道不？为啥捣乱！”

他急问：“你找她儿子说了？”

小张答：“说了，她儿子拿她没法子，他妈常打人。”

吴辰又问：“就这样算了？”

小张又答：“我寻思着，自己抱点屈，不碍事。告她怕更不安宁了。”

他想，小张人虽小倒能容人。息事宁人也是一种自我解脱的方法。他意识到自己的处境，不便多事，只是说：“你应该找头头，能不能调房分开住”，就此离去。

他来到荷花池旁，坐在绿色条木椅上。

他想起前天见到老戴买菜的情形。过去是好端端的一个宣传部长，现在是心如死灰，仪容不整，手拎菜篮子，跻身于家庭主妇行列。在那年月，老戴一忽儿被揪斗，批判他执行的“十七年黑钱”，一忽儿被“三结合”成为革命领导干部。后来他又被下岗审查，事出有因，待了未了，赋闲在家。不知他怎么打发日子的，这不是一种浪费吗？闭门思过，也应有个期限嘛。

自己有什么错？同性的感情好没啥，异性的感情好就不行，多么不平等！玩的还是男女授受不亲那一套，谁敢冲破它，谁就要像鸡蛋碰石头那样遭殃。

春天的气息招人发困。可是自己是：

春眠郁悒扰，何处觅啼鸟。夜来风雨声，巾湿知多少。

不知怎么搞的，缠绵悱恻之情上来了，“心惆焉而自伤”

.....

有个东西在晃动，吴辰定睛观察，原来是“吊死鬼”——一条小青虫，咬住一根银丝悬在空中。它的头不停地左右摇摆，尾部跟着扭动。看！随着悬丝的缩短，它在爬升，刚才准是吐着丝从柳枝上下来的。细细的虫丝，小小的青虫，一伸一曲的前进，能上能下，真不容易，但是能够做到的！

他低头望去，昔日的冰场现在是碧波粼粼，浅底可见；再过些时候，将是荷钱浮翠点满池了。

他看到，荷花池边的杨柳依依，经过春风的抚摸，正在吐青，叶子一天比一天丰满。小桥流水处右边小土山上下的那片悬铃木树林，经过寒冬的洗礼，变得更魁梧，也更显得活跃了；棵棵胸前伸出千臂万掌，向人们招呼；个个身上披挂着斑斑点点、浓淡不一的绿黄色的衣装，向人们宣告，美丽的季节来临了。

春风吹绿大地，催促着人们的劳动。他若有所思，人们已走进春天，可是自己呢？仍在春天之外徘徊！何日能让自己重新上岗呢？他孤独，他受冷落，他走不出冬天，其心声犹如寒蝉凄切，令人怆然泪下……

一个星期六的下午，韩丽萍提前下班，约吴辰到学校附近的小月河边上的土山相见。

长岩石、大石壁、鹅卵石、青松绿水如往常那样，对这一对好朋友以笑脸相迎。可是，他俩无精打采地登上土山。春风吹过来，轻轻地拂在他们的脸上，想启开紧闭着的笑口。此时，他和

她都无心回报它们的好意，因为心头都有着难言的酸楚味，好像嘴里的青梅既不愿吞下，又不能吐出。

他俩还是照旧坐在长岩石上，相依相靠着默默无言。

她终于先开口：“没有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，嚼舌头的，也真是……”

他说：“嘴巴长在人家身上，你有什么办法。重要的是头儿信不信！”

“都是我害的你……我的命好苦啊！”

“哪能怪你呢？……这是人为的……”

“因为他胡乱写信的事，我和他吵架了……他那点儿小肚鸡肠，我没有同他少吵……”

她问：“和你爱人说过你下岗的事了吗？”

他说：“没有，一时还不知道从何说起……”

她说：“要不，我们申请调动工作，到别的单位去？”

他说：“等等再说。”

她下决心说：“要不，我们都离婚，然后再……”

他一惊，说：“这……我没有想过。”

她大胆地说：“我想过，也是一个办法！”

他说：“那样的话，我们对对方是不公平的，对孩子会有影响……再说，我说不出口，要替我想想。”

……

她说：“我们真倒霉！如何是好……”

他说：“你听见我在说话吗？”

“是的，我听见了。可是，我不明白。”

“我也听见你在说话。”

“你怎么了？我还是不明白。”

“我想，我们都活着。”

“你又怎么了？”

“活着就好，这是最珍贵的！”

她仍茫然。

他安慰她……

她看了他的眼睛，若有所思地说：“我女儿现在上初中一年级了。她挺聪明，很懂事……你如有机会能去见见她吗？”

他感到突然，不知其意，但点头说：“好的……唔，我女儿现在是小学四年级……”

又一个春天降临大地时，C大学在城郊大觉寺举办学习《邓小平文选》的下岗待业干部读书班。由于吴辰曾在那里办过班，人地两熟，所以学校要他“半工半读”。

他给韩丽萍打电话，说是他要上山去学习……

京都C大学的两辆汽车向西山方向驶去。

吴辰朝车窗外看去，马路很清洁，好像刚被水冲洗过，地上留有杨树花穗被扫后的斑斑痕迹。两旁的树枝在和风的鼓动下轻摇婆娑，淡绿的嫩芽欢愉地竞相钻出来探望。他感到一股清新的气息，这正是阳春三月杏桃争艳的时候。人们说北方的春天是短暂的，当你感觉到了，正想欣赏和回味它给予什么的时候，它已悄悄地退出。不过它的珍贵，不能仅以时间来计算的，它在短短的时光里，留予人间的倒是长久的。当大地需要它时，它又会准时前来报到。

嘎的一下刹车声，把大家从昏昏然中惊醒。车子减速左转弯离开大路，缓慢地往山上爬坡。附近果园内果树修得整整齐齐，一片连着一片。素红的朵朵杏花，频频点头，笑脸相迎，不时地徐徐招手，与桃花姐妹窃窃私语。有几只鸟儿飞来凑热闹，在枝头上叽叽喳喳地跳跃着、欢唱着，一派“红杏枝头春意闹”的景象展现在人们的眼前。吴辰向远望去，一簇一簇的杏树，从山下一直往上铺，与彩云相接，这里正是一色杏花十里红的好去处。他往远方看，知道美丽的春色是无尽头的。

汽车开到参天古柏站两边的山门旁停住。他们一行五十余人



来到坐落在珺台山麓的辽金年间京都西山八大院之一的清水院。现称为大觉寺的这个寺院，眼下尚未开放，是某林业单位干部培训部的驻地，环境优美寂寥。

读书班安排有较多的个人自由活动时间。吴辰独自散步走进南玉兰院，伫立在乾隆年间栽种的本寺六绝之一的玉兰树前。只见白玉兰花似玉雕的朝天花灯，布满全树的枝头，冰姿舒秀，芳香袭人，朵朵剔透无瑕，淡雅庄重，酷如一座大型的工艺美术品。他想，一棵树能有如此贞洁素美的特色，要是人心如水晶灯笼，互相看得见，“心田洒扫净无尘”，交往无邪，该有多好！把嫉妒、报复、追名逐利、明争暗斗……统统忘却！

他转脸观赏玉兰树旁的古柏，在离地一米半处的树杈上，生出学名称为小叶鼠李的树，外形小巧玲珑，其枝叶像两把鲜丽的绸伞，点缀得非常得体、别致。它和龙潭边一棵古桧柏中长出的蛇葡萄树并称一绝。怪哉！树中有树，同根异树。他想起荀子的一句话：“万物同宇而异体”，似有所悟。真假、善恶、美丑是同时存在着的，你有冰清玉洁之心，他有伪善奸慝之术，现实世界是复杂的呀！……

“老吴，快过来照相。”吴辰听见陆天高叫唤，才收神过来。

照相毕，陆天高问：“听说党委安排你的事了，做什么呀？”

吴辰摇头答：“我还不知道呢。”

陆天高说：“你是当临时工当出味道来了？现在是样样要排队，讲个先来后到，谁在领导跟前腿勤，谁就取得优先权。人家是先声夺人，而你是先人后己，讲风格，皇帝不急，急煞太监，一年了还不着急。”

这种事，谁不心焦。吴辰是不好意思找领导，新班子工作忙，何必麻烦人家。他长期处在悬吊着的境遇下，难免忧心忡忡，但随着时光的流逝，有点习以为常，对陆天高说的话，只是无言地笑笑……

陆天高现年五十八岁，少年参军给首长当过警卫员；进城

后，转业到地方，支援文教建设来到 C 大学，从处长位置上调整下岗。他开始以为还可以干二三年，后来想，大势所趋，自己年龄摆在那里，何必去争。他笃信那句老话，听从党的安排。他胸怀开朗，乐天知命。

陆天高拉着吴辰来到无量寺殿前，见老张等人连手围抱大银杏树的树身。

吴辰走过去对他们说：“银杏的寿命很长，是树中寿星。这树已有八百多年历史……”

陆天高插话道：“这是棵雄树，不结果，随风授粉给方圆五十里内的雌树。”他又笑着说了句：“打个比方，它们是一夫多妻制。”由此引来一片笑声。

吴辰笑着说：“别瞎扯，那是广泛服务，无私贡献。”他接着又说：“寺内有六绝。”

老张说：“你讲讲，带我们去看看。”老张曾任过党总支书记，“文革”中批斗老领导时，写过揭发大字报，作过证；机构改革被调整下岗。

“这棵大银杏就是一绝。”吴辰说着便领着大家走向北玉兰院，见到一方石池向东呈“工”字形，一股晶莹的泉水，顺着溪道从西山涓涓而下，流进大池内，经过中间的浅石槽，跌入小池，又进暗沟循山势回流。

“这池是用两米见方的整块玉石凿出来的，深约一米，称为一绝。”吴辰介绍说。

“你们看，池边有三个字，叫‘清韵碧’，什么意思？”陆天高指着石刻的字说。

“你倒着读读，过去写字是从右往左的，应读‘碧韵清’。碧，指色，池水青绿透明，酷似碧玉，有游动之感，其美更胜一筹。韵，指声，你们听，池内汨汨，池旁溪水潺潺，宛如琴声，很是和谐、轻柔与风雅；周围是松柏、竹林，在春风的指挥下，发出萧瑟声，上下合奏，韵味无穷。清，指净，泉水澄澈洁净，

它容不得半点污秽之物，清如镜，洁似玉；夜晚观之，月影皎洁，清风拂面，使人心旷神怡。这三个字从视觉、听觉上，点出石池的绝妙之处，引起人们想象，富有艺术的美感。”吴辰讲到这里停顿下来，似乎留给大家一个联想的时间。

经过几秒钟的静默，老张风趣地说：“校长，我们身体飘飘然了。”

吴辰微微一笑，也不答理，竟自沉思着，做人应该是有声有色，心地明净的……

他们跟着吴辰边听边观赏二龙戏水等六绝后，陆天高问：“老吴真行。刚来两天你怎么知道的？”

吴辰答：“你忘了我以前在这里办过班。你们注意过传达室那个大个子老孙头吗？他原来是本地公安派出所的所长，离休在家待不住，这里缺人，就自告奋勇看山门。寺内有六绝是他告诉我的。”

老张说：“咱们的派出所所长镇守山门，够现代化的。”

星期日这天，读书班组织大家登山。清晨，各小组三五成群地朝寺北的鹞峰进发。大家对这项活动挺感兴趣。吴辰和部分体弱的人顺着石径往上登，更多的人是另辟蹊路，顺着山坡登攀。吴辰他们到了半山腰，只见翠绿的山峦，在斜阳的照耀下，绚烂多彩，春山如画。读书班的人点落在绿海中游动着，可谓神将闯峰，个个再显雄风。山脚下有一支“红领巾”队伍，举着队旗往上蠕动。

“现在孩子的事，够大人操心的。为了辅导孩子学习，家长跟着陪学一遍，都争着使自己的子女上重点班，毕业后高考就有希望。”严世柏手指那队“红领巾”，边说边往上走。

“孩子上大学是家庭的头等大事，谁不望子成龙？现在有文凭的值钱。工资升级要看文凭，按劳分配的劳字，等于文凭。分房子也要看文凭，有这张纸的可以加五年工龄（大学学历与工龄

同等对待)。有学历就一有百有，干什么都行，什么都会干！”陆天高不理解形势的突变，感到有学历的人，一夜之间身价百倍。他想过，过去是抗日的荣耀，打国民党的荣耀，后来是搞工业的荣耀，那几年又是“造反”的“荣耀”，如今是“有纸”的荣耀。他虽不甚了解这种直观变化的历史转折。但他坚信党的号召总是对的。

“把学历视为灵丹圣药，似乎文凭在手，鸡犬升天，医治百病，易如反掌。有了学历，当经理、主任、什么‘长’都可以，文凭万能，实际上仍是外行用人的陈规陋习。”老张道出自己的见解。

“老吴，我说的对吗？”老张看了吴辰一眼，又说。

“学历，是表明受过教育的程度。肚子里有许多‘墨水’，如果不发挥出来，或者应用知识的能力很差，那也枉然。”吴辰一边点头，一边说。

“开始是重视大专文凭，后来讲究本科文凭，现在又看中研究生文凭了，不断升级，真是跟不上。”严世柏心有所指地说。

“人们心理上习惯于把最高的看成是惟一的；比如，只有运动冠军才被人看重，为什么什么增光，而第二名、第三名，就不屑一顾，甚至还要挨骂。”老张说。

“听说，有的国家规定，有农业大专文凭者，才有资格当农民。”老张停了一会儿又说。

“我是连当农民都没有资格了。”陆天高笑着说。

严世柏听了老张说的消息，很是震惊。严世柏是大学毕业，不是毕业，一字之差就不算有学历。把他从领导岗位上调整下来当调研员，他认为是自然的事，照章办事嘛。他的同班同学是高步云衢，升迁显贵，而自己倒是龙化虎变，虚职为民，心里有不可言状的苦味，见人矮一节似的。重要的是，他还想在事业上冲一阵子，不甘心就此罢休。他深知文凭的魔力，快五十的人了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着，通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的途径拿取文凭。

“人的心理很怪。以前谁稀罕自己的年龄，大点小点有什么关系？如今宝贵了，有人本来和我同岁，现在突然比我小两岁！”陆天高边说边摇头。大家不言语了，知道他是在指某领导。

陆天高的心思没有说出来，既然年龄上有限制，应一视同仁。五十八岁又无学历，一律下来，则心安理得，有人留用便有牢骚。

心理，确是个怪物。同样一个人，一夜之间，判若两人，有的飞升上天，有的跌落入地，龙贵蛙贱，天地悬隔！是受何种因素影响的，是财产权势、名声职位，还是出身成分、劳动职业，是学历年龄还是……衡量身价的尺子，究竟是什么？吴辰低头思索着。

他们终于到了鹭峰顶上。捷足先登者，有的在俯望，有的在亭子里散坐着歇息。吴辰居高眺远，山麓下树木郁郁葱葱，阡陌纵横，房屋错落，林林总总……是啊，这都要靠人们的劳动，而劳动者价值的升贬，何以权衡？……苍穹高高，彩云飘飘，眼下春意正浓，可是人生的春天在何处呢……

这天晚上，月色朦胧，微风习习，松柏枝叶轻摇，落在地上的投影模糊、缭乱。屋内很静谧，床铺、桌椅等等所有的物件，似乎都已昏迷不醒，连一根头发掉在地面上，也能听见。这时，正是修行者入定的好时分。吴辰独自在桌前端坐，专心读书，不停地用笔在书上画画点点……

不知怎么的他心烦意乱起来，随手拉开抽屉，里面存放着去年的橡子，他伸手取来观察，用钢笔在上面描绘娃娃头，又挑选长形的大橡子，把尖头磨平，用胶水粘上娃娃头，加上几笔粗线条，一个眉清目秀的男娃娃呈现在眼前。他兴致犹生，接着创作出女娃娃、老爷爷、老奶奶，最后加了个布袋僧，大嘴张着，眉开眼笑，肚子鼓出。几个“小人”，虽然粗糙，算不得镂月裁云，还算维妙维肖，神态如生……

他想，孩子的父母是双职工上班了，家中老人照看着娃娃。这个笑嘻嘻的布袋僧算什么，看守大门？俄而，他借用一首儿歌的曲调，哼起来：天上的星，亮晶晶。路边有个橡娃娃。橡娃娃，你为什么不上家，是不是你也没有家，没有爸爸和妈妈。啊，啊，啊！橡娃娃，你不要伤心，不要害怕，让我借给你一个家！……啊，这里有两个橡娃娃，现在是计划生育，只生一个。哈，多做了一个，人太多了，人满为患！他独自蛮有情趣地欣赏了一番，就半卧在床上……

他坐在石阶旁的石头上看书，哪里刮来一阵风，身上凉意顿生，见书飞到当空，落在柏树枝头上。他一跃腾空而起，伸手取书，可是手在枝头下，总是够不着。噢，他的手抓住书了，心里一阵喜悦，可是挪不动，书似乎粘在树枝上，一使劲，他的身子往下沉，终于掉下来……

他来到大雄宝殿，平时紧闭的大门，这回儿见人自开，里面静坐着安详的三世佛。

三尊佛像的面孔相似，也一般高，衣着虽不尽相同，但局外人是认辨不清谁是谁的。三世者，过去、现在、未来也。

南边的过去佛，有的说是迦叶佛，有的说是燃灯佛。迦叶是释迦牟尼的大弟子。一尊过去佛倒有两种说法，一样事两样看，传闻异辞。过去的事就过去吧……

中间的现在佛，是释迦牟尼佛。陆天高说是如来佛，也对，如来、大雄都是释迦牟尼的称号。佛创苦、集、灭、道四谛，人生极苦，涅槃最乐。但是，我们是凡夫俗子，生活在尘世，又不愿离开当今尘网，斯享受苦乐两端，自有妙趣横生，可曰人生极苦，苦为最乐。不过这苦谛是另一番意思，苦者奋也，乐在其中……我的心情，您知晓吗？怎么闭口不言？俄而，不见了现在佛。噢，想必是一张介绍信把他调换了单位。听说，佛教界的权威来视察过，发现这尊释迦圣人佛像，不是原来的那座，原佛像的一只手是指向东方的。辽代寺庙建筑，其山门是朝东的。经过

调查，原佛像确已和广济寺的对调了。

北边的未来佛，是弥勒佛。天王殿面门而坐的布袋僧，说是您的化身。他大腹便便，笑哈哈的，可爱极了。有副楹联写着：“开口便笑，笑世间可笑之人”。笑谁，我是可笑之人？说无情无事，有情有事。我是有情没事。说无因无果，有因有果。我的那种因不应有此果啊。又说此有则彼有，此无则彼无，此生则彼生，此灭则彼灭，明心见性，见性成佛。这个嘛我是似懂非懂了……下联是：“大肚能容，容天下难容之事”。您日月入怀，品德高尚，为人楷模。你能容人，别人能容你吗？不言语，当面笑嘻嘻，背后不点头，缘因世上有口蜜腹剑之人。对了，还是找真身去，请教自己的未来吧。吴辰抬脚跨门槛，倏而门槛长高，跨不进。他就扒在门槛上，想翻过去，两手一滑，身体溜了下来，门槛继续上升。后来，连未来佛也看不见了……

第二天，书记从学校到山上来，谈了部分干部的工作安排后，吴辰他们送书记出山口返校。送毕，吴辰独自急急地回寺。

吴辰来到碧韵清池边，面对清清的泉水，他没有听水看山，而是顾影自怜。他回想着书记的谈话：“安排工作前，搞了个民意测验，你落选……”

吴辰看着书记关切、同情的脸，那一张一合的嘴巴，似乎在说话，又似乎在吐肥皂泡沫，大大小小的光亮的气球，弥漫四周。它们不停地在扩散、飘忽与破灭，白茫茫的一片。书记的脸变得隐隐约约，若有若无。吴辰觉得也许书记在讲安慰的话，要正确对待的话，那些话随着气球飞来飞去。事到如此，还能说什么呢？自己今后怎么办？是继续待业赋闲，还是另谋生路？……

吴辰的心开始宁静，琢磨着碧韵清三个字，有声有色，心地明净。他的听觉、视觉恢复了，周围悄悄，只有水流汨汨，好像在诉说着什么，又好似在慰勉地说，想开点，会有好光景的。

石池附近地上的花草，芳菲芊芊。各种各样的小草青青，各

种各样的小花艳艳。它们任踩任拔，踩倒了自己爬起来，拔掉了自己长出来，连野火都烧不尽，春风吹又生，真有一股野劲，表现出倔强的性格。它们默默无闻，内向得很，但是无声不等于无力。它们不为自己，无私地献出自己的绿，自己的美。他每当注视野草闲花之际，总有这种感受。

他沿着溪边小路走向修学途经的“最上法门”（过去是藏经楼，现作学员宿舍）。小溪弯弯曲曲地延伸着，流水曲曲弯弯地前进着。人生的道路呵，也是这样坎坷、蜿蜒而行么……

干部读书班的第一组学员围坐在憩云轩院内。

这院落大块青砖铺地，干干净净。庭院口是石阶，中间竖着一块突兀的大怪石，算是石屏，两旁岩石交错，上有古柏，下有翠竹，春风和鸣，景色宜人，好一个幽静的去处。

学员们畅谈着读书心得。他们神态自如，心情松快。吴辰被大家的情绪所感染，心想要认真做好总结，使大家的思想再向上升华。

他抬头观看“憩云轩”匾上的方印，书着“乾隆御笔之宝”。此轩坐西朝东，中堂两边耳房各两间，南边另有厢房，屋后松柏扶疏。传说乾隆曾在这里居住，剃度四十九天就“下凡”回宫了。人哪，毕竟要生活在人世间的……

会后吴辰和严世柏走出憩云轩北门，顺着磴道向上登，四周布满参天的橡子树和苍劲挺拔的松柏。他俩来到本寺的最高处，绿阴环抱的六角亭。

“老吴，这次读书有意想不到的收获，内容并不陌生，好像在回忆自己的亲身经历。有人说，山上几天胜似山下几年。”严世柏兴奋地说。

“原因在哪里？几年来议论很多，机构改革后，上去的和下来的心理各异，特别是下岗的人，心头总是有块石头压着似的。大家是带着问题学的，经过读书思考，扣子解开了，也就一通百



通。好比我们站在高处东瞰目尽，山下景物一览无遗地收进眼底一样，‘石头’自己搬掉，心里自然平静、轻松了。”吴辰眺望着葱茏的远景说。

严世柏若有所思……

读书班结束后，C大学同意本人申请，吴辰到南方其爱人工作所在地攀阜市再就业。

## 2

吴辰离开京都C大学后，来到地处小三线的攀阜市西郊的一家对外称为前锋厂的国防工厂。

对吴辰来说，倦鸟知还，有个安身立命之地，家庭得到团聚是好事。他在厂里担任宣传部长，工作不重，环境陌生，没有在厂内安家，整日是上班、回家，周而复始；对过去的怨尤是非，犹如荷叶上的水珠，滚落无痕，他逐渐地感到往事已离去遥远，好像从嘈杂、混浊的尘世，突然到了无忧无虑的清平上界一样。

前锋厂所处的这一带地方，说它没有山，不起眼的小山包比比皆是；说它有山，崇山峻岭难以寻觅。工厂坐落在丘陵地带南边山麓下的一块平川地上，厂南靠近公路，离市区约有十余里，顺公路往东不远就是火车站。

前锋厂内南部有办公楼群，西北部有各车间厂房组成的生产区，东部有职工住宅和生活服务房结合的生活区，各种建筑设施完备。厂区街道纵横，路旁的白杨、梧桐树参天，还有许多由小叶黄杨和矮松墙圈住的绿化带。全厂宛如独立的一个小社会。

前锋厂设备先进，职工四千人，产品微电机属军品，只要机